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香港法轮功学员十月一日在九龙枫树街游乐场集体炼功后，举行反迫害集会，严厉谴责中共雇凶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呼吁制止中共在中国大陆及香港造成的人权灾难，促成和平解体中共及法办迫害元凶，结束超过二十年的迫害。

第 926 期
2019 年 10 月 10 日



重要新闻（上图）

日本法轮功学员十月六日在横滨繁华区举办反中共迫害游行，庆祝三亿四千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

修炼交流

再谈“病业”关与过关

大陆综合

济南市多名法轮功学员“十一”前被非法抓捕
到我家骚扰的警察三退了

本周三退统计

截止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343,136,711



明慧周刊

第 926 期

2019 年 10 月 10 日

WWW.MINGHUI.ORG

内 容 提 要

目 录

2	时事新闻
2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5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5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7	大陆综合
7	大陆综合消息
10	严正声明
10	世人觉醒
13	人心与因果
14	时事评论
14	迫害法轮功 出国将碰壁
15	重阳节看中共对老人残暴无耻的迫害
20	修炼园地
20	再谈“病业”关与过关
24	放弃固有思维逻辑 体悟大法博大内涵
29	我对“能”的修炼体悟
31	同化大法 而不仅仅是表面顺应
33	从人理中跳出来
38	别让人心挡归路
40	从盘腿看修炼中的根本执着
42	关于老年人“进补”的观念
44	修炼交流摘录

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二零一九年十月二日邀请国安局、移民署等单位，针对“国家情报工作法部份条文修正草案”进行报告，并备质询。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接受立委王定宇质询时表示，曾经有迫害过法轮功或者是曾经在台湾有违规、违法过的人都禁止入境。王定宇接受采访时表示，移民署明确地指出，不管是中共党政军人员，或者是中国人来台湾，不管是读书、旅游，若在台湾涉违法、违规，比方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或有攻击台湾民主，或捣乱台湾社会的现象，移民署通常会经过联合审查之后，就拒绝他再次入境台湾。

◇ 十月一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九龙枫树街游乐场集体炼功后，举行反迫害集会，严厉谴责中共雇凶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呼吁制止中共在中国大陆及香港造成的人权灾难，促成和平解体中共及法办迫害元凶，结束超过二十年的迫害，在中华大地复兴文明善良。多位政要名人在会上发言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谴责中共暴政，声援三亿四千多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并呼吁各方努力促成中共解体，迎来中国的新生。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及前区议员林咏然到场声援。蔡耀昌表示，面对中共及港府的暴政和暴力，港人需要更坚定地透过和平的方式去表达。他强调，必须要谴责暴力，以暴易暴不会成功。他赞扬法轮功学员面对二十年的打压，仍然持续和平理性反迫害，揭露中共暴政侵害的真相，令更多人知道真相，令更多人选择正义。他呼吁更多人携手并肩，无论是香港、海外或大陆，“更加需要正义坚持的声音”。

多位政要透过录音发言。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指中共邪恶政权只会给中国人带来灾难，呼吁中国人都

要站出来，不要参与共产党。林卓廷议员批评中共政权是全世界一个最大的极权政府，一路打压人民的言论、集会自由、基本人权、宗教信仰。他支持大陆民众脱离共产党：“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劣质的管治是受到任何拥护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人唾弃的。”

香港法轮功学员廖秋兰九月二十四日到荔枝角警署讨论十一游行活动，离开警署三分钟后，在光天化日下突遭两名不明人士用类似警用伸缩警棍猛烈攻击头部，头破血流。此中共雇凶伤人事件受到各界谴责与关注。廖女士也在集会上控诉中共的流氓暴力手段，呼吁港人勿对中共存有任何幻想。

◇ 九月二十八日，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强烈谴责中共雇凶打伤香港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呼吁港府将凶手绳之以法。九月三十日傍晚，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中领馆前静坐，告诉人们：“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同时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

◇ 九月三十日，法轮大法澳洲佛学会在悉尼市中心海关大楼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 9·24 中共雇凶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的暴力事件；并向澳洲政府递交第二批侵犯人权者名单。呼吁社会各界声援，共同制止中共在中国大陆及香港迫害法轮功学员及制造人权灾难。悉尼夫妇里克（Rick）和贾尼塔（Janita）说：我们感受到法轮功能量场好，他们那么祥和美好，人人都会喜欢和他们一起打坐，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共为何迫害他们。

◇ 十月一日，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在首尔明洞中共驻韩大使馆前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这种无耻的暴行，并声援三点四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组织。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讲真相反迫害集会，揭露九月二十四日中共雇凶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呼吁广大中国同胞和国际社会认清中共邪恶，在驱除共产主义恶魔的正邪交战中守住人类的善念良知，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 十月六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繁华区举办反中共迫

害游行，庆祝三亿四千万勇士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前部份学员在樱木町车站附近的运河公园集体炼功，游行中许多学员向行人讲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真相。很多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正在横滨市画廊办画展的野村先生，签名后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

◇ 为了让德国社会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近期，慕尼黑法轮功学员连续在玛琳广场和中共使馆前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二十年的迫害，以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 十月四日荷兰全国性报纸“忠诚报”（Trouw）刊登了一篇标题为“独立法庭称中共为犯罪国家”的报道。报道开门见山写道“中共夺权七十年，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随后的通篇文字叙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和不久前伦敦独立法庭的判定结果。文章里说独立法庭的调查结果“非常硬实”：“中共为了摘除活人器官杀人，人依然还活着的时候被强摘器官。早在二零零六年已经有相关报道，揭示法轮功这个修炼团体是主要目标。独立法庭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确定。另外独立法庭也怀疑这个移植谋杀（transplantation muder）发生在维吾尔族人身上的证据会越来越多。”报道中还提到：“在中国志愿捐赠者远远不够，……中国保证外国病人可以在一个预先安排的准确日子得到器官，独立法庭认为这一点非常可疑。在其他国家器官是在不确定的时间才能得到。”

◇ 在法国，每七年就会针对《生物伦理法》进行一次修订。二零一九年，法国多位议员就《器官捐赠》部份共提出 29 项修改草案，要求法国政府建立国家器官移植登记部门，跟踪海外器官来源，严惩和抵制器官贩卖等。十月一日，巴黎法轮功学员得知国会准备讨论通过该修正案，来到国民议会外的广场上，通过集会的方式向世人展示法轮功，同时也向国会议员们发出呼吁，立即采取法律手段，阻止发生在中国的活体摘取器官和买卖器官行为。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 ◇ 湖南省宁乡县法轮功学员朱普照被非法判刑八年。二零一七年，朱普照在长沙市雨花区某小区租了一间单间小房，于十月十二日再次被绑架。据悉，这次绑架是由娄底市公安局钢城分局实施的，是由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操纵的。
- ◇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法轮功学员高敬群女士被非法关押十一个月，于“十一”前夕被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这是高敬群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据悉，高敬群已上诉到沈阳中级法院。高敬群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在自家楼下被沈河区朱剪炉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
- ◇ 四川省彭州市157厂法轮功学员华明素今年78岁了，八月六日被闯入家中的四个警察绑架，仅13天时间，即八月十九日被彭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华明素老人被非法关押在成都郫县安靖看守所，她表示要上诉。
- ◇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展中香、周君、周玉香、张俊英、王增美五位法轮功学员九月二十四日被绑架，展中香家人被殴打。现在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即墨普东看守所。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 ◇ 十月五、六日周末两天，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在奥克兰植物园举办了庆祝春天的活动，庭院亭子里挂着“真、善、忍”字样的灯笼；身着美丽汉服的少女们手提花篮，向人们分发带有“法轮大法好”书签的手工莲花；舞龙队及腰鼓队表演，赢得阵阵掌声。身着金黄色炼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了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很多人前来询问关于法轮功的详细情况，表示很想学功，还有不少人马上就开始学了。有十八组人表示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留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希望办九天班时通知他们。
- ◇ 十月四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返校

日游行（Homecoming parade），一百多个学生社团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游行，如花车、跳舞、乐队等，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与家长观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法轮大法学生社团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向师生和家长展示——“法轮大法，真善忍”。

◇ 印度中部城市纳格普（Nagpur）的法轮功学员，十月五日到本市卡木纳区久比特高中（Jupiter high school khamla Nagpur）进行教功活动。二百五十名学生在十位教师的安排下，在广场上排队等候，学员给师生们讲述了“真、善、忍”是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演示和教授了五套功法，并将真相传单散发给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

◇ 罗马尼亚“身体与精神健康博览会”于十月四日至六日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音乐大厅举行。法轮大法学员参展弘扬法轮功。曾在三个政府职务任职的卢其安（Lucian）先生在博览会上向法轮功学员发出邀请，希望在青少年教育领域进行合作。

◇ 十月五日到六日，加拿大渥太华首届瑜伽与健身展（Yoga and Wellness Show）在 EY 中心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向人们介绍法轮功。

◇ 瑞士法轮功学员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苏黎世亚洲节上演示了五套缓慢圆的功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位学员还介绍了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受益。

◇ 十月六日，来自台湾中部的台中、彰化、南投、云林等地约二百位法轮大法义务辅导员在彰化湖西国小举办了一日的学法交流。他们将平日如何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如何辅导学员、为整体创造更好的修炼环境，作了充分交流，以期能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履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消息

◇济南市多名法轮功学员“十一”前被非法抓捕

济南市公安局“十一”前为维护所谓的“稳定”，营造恐怖气氛吓唬老百姓，九月十九日一天就绑架法轮功学员刘晓惠、刘智秀、吴峻峰、孙全冬、孙延芳、赵建梅、于宗平七人。

参与行恶的单位包括天桥公安分局、堤口路派出所、药山派出所、新城派出所、姚家派出所等，基本手段是先跟踪，再蹲坑，清晨同一时间二十多警察涌入家中抄家抢劫个人财产，给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造成伤害。

当天，二十多个警察去了法轮功学员吴峻峰的家，有三个便衣早上五点就在门口盯着，一直到七点敲门进去抄家，让吴峻峰签字，吴峻峰没有签，大约下午一点钟警察将吴峻峰从家中绑架带走。九月二十日家人去药山派出所要人时，警察告知九月二十日凌晨两点多钟已把人送往济南市看守所，给了一张刑事拘留的通知单，让家属签字，家属没有签。

刘晓惠九月十九日被绑架，家门口很多烟头，大门口有公安蹲坑。

目前吴峻峰、刘晓惠、刘智秀、孙全冬四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看守所。据粗略统计，近期遭到迫害的济南法轮功学员有近三十人（名单见明慧网），多数仍旧被非法关押。

中共邪党为了“过劫”，惶惶不可终日，各地官员到处安插便衣、执勤、线人，公安、交警等七大部门联合巡逻。中共本性“假、恶、斗”，一直生活在害怕灭亡的恐惧之中，在一次次的倒行逆施中，使民众更加看清邪党的真实本性。

◇浙江宁波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洗脑班迫害

宁波市六一零人员伙同公安系统在宁波市宁海县雄风山庄多次办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今年十月一日之前为了所谓的“维稳”，又有至少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宁海县雄风山庄，遭受精神折磨十八天。

宁波市“六一零”人员为了达到对法轮功学员洗脑的目的，也在不断地更新洗脑手段，从原来的集体吃饭、集体锻炼、集体洗脑到封闭式洗脑。法轮功学员被封闭在房间里，被完全隔离。洗脑的视频直接在房间的电视上播放，音量放得很大，封闭式洗脑。“六一零”对法轮功学员为讲真相的所写、所言播放针对性的洗脑录像，可谓费尽心机。

洗脑班每个房间三张床，配备一个居委会人员，主要负责生活起居；另一个是政府部门综治办人员，主要负责观察法轮功学员的言语行为及心理以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

◇花季年龄被追捕十余年 张晓晓遭中共绑架下落不明

张晓晓是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法轮功学员李静的小女儿，李静因为坚持信仰遭中共绑架、关押、洗脑迫害，两个女儿孤苦伶仃，承受着警察的抄家、恐吓。二零零四年至今，善良的李静和年仅十五岁小女儿张晓晓在中共警察追捕中，不断被迫逃亡，无法正常生活。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已三十岁的张晓晓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

二零零四年，年仅十五岁的张晓晓就漂泊在外，与母亲相依为命。二零零七年，沙洋县警察追踪到湖北黄冈一家私企去找李静，未找着。后来，又追踪到湖北黄冈电力局。李静母女为了避开他们，只好离开。二零一二年，李静和张晓晓母女俩辗转来到湖北武汉汉口北打工，工作稳定。张晓晓善良、勤劳，得到老板、同事的认可，却因没有身份证，不能参加职称考试，无法结婚买房。张晓晓被公安局定成所谓“在逃人员”。

二零一八年，张晓晓突然接到了一位自称“周警官”的

电话，让她回去办身份证，并且说出了原由，是十几年前，她将法轮功真相资料传给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了，那几个法轮功学员后来都被非法判了刑，而她当时不到十八岁，才在身份证上被标注了“在逃”。张晓晓没有回去。“周警官”就把李静的大女儿找去了，还强迫她大女儿抽血、验血。后来沙洋县国保、刑警追踪到汉口北，李静和张晓晓母女俩只好被迫离开，又一次流离失所。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早上，张晓晓准备在公司上班，不幸被沙洋县国保、刑警开着两辆警车，绑架，现下落不明。

◇西安市 610 办主任贾养勋及帮凶的罪恶

贾养勋，男，五十岁左右，西安市政法委副书记、610办主任，在西安市各县区，到处组织指挥公检法司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判刑、恐吓威胁、送洗脑班等迫害，用宣传手段诬蔑法轮大法，毒害众生。

二零一七年三月八日，贾养勋在西安市未央区组织发放诬蔑法轮大法的手提袋、围裙、小册子，家庭拒绝邪教卡，摆放诬蔑法轮大法的展板，毒害广大不明真相的民众。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雁塔区电子城街道西京社区进行诬蔑法轮功的宣传。西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 610 办主任贾养勋等人，和来自雁塔区八个街道 158 个社区的 500 余人参加诬蔑法轮功的活动。

贾养勋要求，全市中小学要推进诬蔑法轮功进校园活动，推进诬蔑法轮功要从小孩抓起。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西安市委政法委、市 610 办，在西北政法大学进行诬蔑法轮功的宣传。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西安市 610 办主任贾养勋参加，该校师生 500 余人受毒害。

贾养勋还与周至县政法委、西安盛唐影视公司、陕西电视台新闻中心等策划，拍摄了一部诬蔑法轮功的微电影。

严正声明

本周一百一十七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六十六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与邻居的故事

【大陆来稿】二零零九年，我家在屯外买了房子，搬家不久，不知咋的，前院的邻居每天站在我家门口大骂不止。当时我想，可能她家有不顺心的事，骂人出气，过两天就消停了。谁知几个月过去了，她还在骂，这时，我儿媳可受不了了，问我：你们谁惹她了？为什么天天站在门口骂，多丧气啊。我说，没人惹她，她不嫌累就骂呗，我也没听见。

儿媳很生气的说，你是不是傻子？人家都骂到大门口了，你还当没听见，你修真、善、忍能忍，我可做不到，我出去把她赶走。我说，你别去，她丈夫病的那么重，她很不容易，骂人出气就骂吧。儿媳可不干了，出去就问她，你天天站在这骂谁呢？她说我就骂这家（后来听说，她想买我家的房子，她家因没钱，没买成。她认为我家撬她家的行。）儿媳说：这家把你咋啦？她说没咋的，就想骂人出气。我怕儿媳跟她干起来，就把儿媳哄回来，并劝那人：别骂了，会气坏身子，你还得照看老头，回家歇歇吧。

儿媳一看，我不但不跟她干，还劝人家别生气，这下可不干了，说，我可受不了这窝囊气，我可不在你家受别人的气，一气之下，跑回娘家去了。

这时邻居丈夫已经不行了，我回家找丈夫，我们全家都去帮忙。看到我们都去了，她非常感动，她说，还没钱呢，

我们又去给她送两千元钱，料理后事。

她丈夫死后，她不敢在家呆，别人都不留她，嫌她好骂人，她很不好意思又来到我家，谢谢我们为她帮忙，又说丈夫死了，她不敢在家住，又怕家里丢东西，别人都不留她。我说，那你就住我家吧，照看家还方便。她哭了，拉着我的手说：三姑（屯亲的叫法），你对我太好了，我对不住你呀，当初我因误解，骂你半年，你一声不吱，因为我你儿媳还跑回了娘家，你现在还收留我，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你是我心中最善良的人，我太感谢你了！

我说，是李洪志大师教我这样做的，如果不是炼了法轮功，我也跟你一样，好争好斗，三天不骂人嘴巴都难受，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教我向善，为别人着想。她说：啊！我明白了，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我再也不受电视蒙骗了。我说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唯独中共打压，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共产邪灵不让做好人，天理不容，老天要灭它，你赶快把红领巾退了吧，免于被淘汰。

她说：“我退！”并举手喊“法轮大法好！”她说：“三姑，有时间我也跟你学功。”我说，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会幸福平安。你如果能把大法美好告诉别人，你会得福报。她说：我这张嘴尽骂人，我也得积点德。

第二天，她跑回来告诉我，在食杂店有人说法轮功坏话，她跟人家吵起来了，她说，你说法轮功不好，给你咋的啦？你看我三姑（指我）炼法轮功，癌症好了，我误解人家，骂人家半年，人家没吱一声，现在还收留我在她家住，不是炼法轮功，你们谁能做到？当时屋里人一声不吱。我说：你很了不起，在这个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社会，你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功德无量。她说：“我在你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我才这样说的。”

现在，我家搬到城里，每当我回到家乡，她老远就喊：“三姑，快来我家住吧。”

她明白真相后维护法轮大法的正义行为也让她得了福报，她告诉我，她给人打工，都是一样的活，别人每月一千五百元，她每月二千元。看到一个生命得救，我心里别提多高兴！

◇到我家骚扰的警察三退了

【吉林省来稿】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午，派出所的片警来我家敲门，问我去北京上访吗？我说：“不去。”看到他手里拿着手机，“不允许录像，否则就不开门。”我马上警告他。他说：“开门就给你讲，不录像。”

开门后，片警问：“你上北京上访吗：你上访抓回来就拘留。”我说：“你给我钱我都不去。”他又问：“你现在还炼法轮功吗？”我说：“炼！”他愣了一会说：“你还炼哪！”我说：“都炼二十年了，直到跟师父修炼圆满为止。”

停了片刻，他接着说“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吧，不上北京，签上你的名字就行。”我说：“我说我不去北京就是不去，签什么名呢？不签，不会签的。”他说：“不签就不签吧，那我得录音，回去我好交待。”我说：“那你就录音吧。”

警察拿他的手机开始录音。我说“我经常扫楼梯，邻居说年轻人不扫，让老太太扫，太欺负人了。我看见楼梯上有烟头，我随手捡起来了，下楼时，谁家门口有垃圾袋，我就给捎下去丢掉。有个邻居老头找个老伴，过了一年，老太太带着八、九万元钱不见了。老头愁的不吃不喝，要去打官司。我劝他说你打官司要找法官，作仲裁，那得花多少钱哪，你一个捡废品的老头，能有这么大一笔钱吗？你就想，你在轮回转生时候，你欠了她的钱，这生她来讨债来了，还完你就一生平安了，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吧！”老头说：“你说的对。”

这时警察说：“这个我知道，是因果关系。我相信。”

我问警察他来派出所多长时间了？他说：“今年分来的。”我问：“是党员吗？”他说：“是团员。”我说：“退了吧，¹²就用你的名字退，好吗？这样你就保平安了。”他说：“好。”

人心与因果

◇当众高呼大法好 村干部的腿不疼了

〔河北来稿〕河北省赞皇县某村的一个村干部经常腿疼，不能走路，经多方求医问药也不见效，天天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一天，村里办丧事需要人吹喇叭，朋友约他一起去，但他腿疼不能去。可朋友再三邀请，无奈他只好忍着痛坐着电车去了。到了那里疼的他坐立难安，想起来平时听法轮大法学员讲过：诚念“法轮大法好”，免灾得福报的话，就在众人面前大声喊起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哎，腿当时就不疼了！他激动的对人们说：“我的腿不疼了！几个月来，还有医生说我是骨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讲的都是真的。”

◇诚念“法轮大法好” 四小时断毒瘾

〔云南来稿〕我是云南大法弟子，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半年后，也就是二零零五年夏天，我们监室来了一名吸毒人员，她在外面打过毒品针剂，进来第二天毒瘾犯了，里面的人不许她叫出声，否则就打她。她只有在地上滚来滚去，她滚到我脚边时，对我不停的说：大姐救救我！我在纸上写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晚上九点左右悄悄塞给她，并说，如果你信我，就照着不停的诚心去多多默念。她照办了，一直在默念，到了十二点左右她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她很高兴的告诉我，她好了，到了第三天就能吃饭了，也就是脱瘾了。她激动的告诉我，她已吸了二十年左右的毒了，家庭散了，父母被气死了，家产吸完后，只有卖淫，现已四十二岁了。多次进过看守所、劳教所和戒毒所，每次戒毒都是要经历几天的痛苦煎熬，毒瘾发时就象千万条虫在骨髓里爬，抓挠不着，疼痛万分。没想到这次几小时就断了。

过了十天她就出所了，一直未犯。在她离所的头一天向 13

我要地址、电话，说以后要来找我学炼法轮功。

时事评论

◇迫害法轮功 出国将碰壁

文：唐恩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日台湾移民署官员在立法院（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籍公民只要在台湾骚扰法轮功学员，就不会让他们再度入境，这是台湾政府正式在国会宣示立场。

据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自由时报》报导，台湾限制中共人权恶棍入境，第一波即锁定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由移民署、大陆事务委员会（陆委会）等单位组成的联审会，当时至少拒绝三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士到台湾，其所属交流团也整团被驳回，皆不准入境。

早在二零一一年以前，台湾立法院与十六个县市议会陆续通过了“不欢迎、不邀访、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决议。今年六月，台湾法轮功学员曾把历年通过明慧网所搜集的逾十万个迫害法轮功者名单交给陆委会，希望政府一个不漏地禁止这些榜上有名的人权恶棍入境台湾。

无独有偶，近期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拒发签证、乃至冻结资产。美国国务院官员曾透露，有二十八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官员更明确告知，近年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

14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二十年，除了中国大陆外，黑手更

延伸至海外。中共利用中领馆搜集法轮功学员个人及亲友的生活数据及活动讯息，并串谋海外亲共媒体污蔑法轮功、收买海外黑帮势力攻击法轮功学员，暴力对付在香港、台湾与美国观光景点上讲真相的学员。

如今，美国政府对迫害者拒发签证、台湾政府禁止中共人权恶棍入境，相关人员必感受到威慑，更将持续被国际社会抵制。美国与台湾禁止这些人权刽子手入境，是真正落实国际人权，恶人气焰势必受挫。入境遭拒的窘迫场景，想必这些参与迫害者会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慨。

除了美国与台湾拒绝迫害法轮功者入境，预期将扩及所有制定《人权问责法》的国家，会强力震慑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之徒，使那些违反国际人权法律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协同迫害法轮功者，将身陷这种不光彩且难堪的处境，到处碰壁。

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三亿四千万，中共全面瓦解已是大势所趋。只要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士出国，都可能四处碰壁，如不及时悔改，终将罪责难逃。这些迫害骨干与帮凶从犯，应尽速弃暗投明，悬崖勒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以免随同中共沦亡，赶快“三退”才是明智保身之举。

◇重阳节看中共对老人残暴无耻的迫害

文：沁云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因其日、月均为阳极之数“九”，故曰“重九”、“重阳”，民间在这日有登高辟邪的风俗，所以又称登高节。同时，因“九九”谐音“久久”，有长久永久、长寿尊贵之意，所以重阳节又有祝祷老人长寿安康、祭祖、敬老、崇孝之传统。

据悉，中共也把这日定为“敬老节”，中共真的“敬老”吗？

在修炼法轮功的群体中，有不少老年人。这些老人因为修炼了法轮功不但身体健康，老当益壮，而且心地善良，品德高尚，他们不但为国家和单位节省了大笔医药费，给儿孙们减少了麻烦，还为社会做贡献，为家庭出劳力，既稳定了家庭，又稳定了社会。当前除了中共，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对这样一群善良的老人、好人都下不了迫害的毒手。

据明慧网报导，二零一八年湖北钟祥市重阳节庙会，光天化日之下，中共四个“人民”警察围殴参加庙会的一位耄耋老人，对当年已八十三岁的闵世高老人拳打脚踢得头破血流后，强行按上警车绑架到郢中派出所，再把老人头往墙上撞，破口大骂：“你还不死，我要活埋你。”警察约折磨了他四个小时才放老人回家。

“礼仪之邦”的中国历朝历代对老人都格外爱护和尊重，在刑法上对老年人都有特殊保护。如《礼记·曲礼（上）》曰：“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意思是，悼（不满七岁）与耄（年满八十岁以上）的人，即使有罪，也不施以刑罚。《唐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等等。宋元明清基本上沿袭了唐律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即把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犯罪人，作为减免刑罚的对象。

而中共对修炼法轮功的善良无辜的中国老人，也要酷刑冤狱加身，也要重判诬判，也要施以刑罚，甚至在狱中酷刑虐待。由此可见，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讲法律，根本就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以下是从明慧网撷取的部份老人遭冤狱案例（所叙年龄无另行说明，均为二零一九年的年龄，以下同）。

16 ◇八十三岁被强行关进监狱，邪党不法之徒毫无人性的叫嚣

九十五岁也要关……

殷育才，原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法院刑事庭庭长、都昌县血防站站长，因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判刑八年，在江西省豫章监狱遭药物摧残，一度精神失常。

二零一四年一月，殷育才被都昌县徐埠镇派出所恶警绑架、重拳袭击，被关进都昌县看守所。家属到都昌县国保大队要求放人，说：我大哥都八十五岁了，你们还关着不放人？！洪流叫嚣：马上要批捕！九十五岁也要关……

◇遭诬判四年，工程师八十三岁高龄被劫入监狱

李培高，男，八十三岁，云南建工安装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平时一人居住。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昆明西山区国保大队警察丘学彦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四年，监外执行。二零一九年一月初，李培高再次被绑架，被劫持进云南省第一监狱。

◇七十八岁被非法判刑十一年半，狱中遭迫害

刘殿元，男，一九三八年生，辽宁省凌源市法轮功学员，迫害中，经历了五次绑架、七年冤狱、四年半流离失所的生活，流离失所期间，遭遇车祸，他坚持学法炼功，短短一个月，七十七岁高龄的人，骨折就神奇地痊愈了。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刘殿元老人再次被绑架，七十八岁高龄被非法判刑十一年半，目前在辽宁沈阳第一监狱遭受迫害。

◇“太狠了！他们（指公检法）太狠了……”八旬老太累积被非法关押二十年，八十五岁老伴悲伤离世

法轮功学员唐丽文女士，今年八十岁，原内蒙古通辽市金属回收公司业务科副科长，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唐女士六次被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共五年，两次被判大刑十五年（一次七年，一次八年），关押期间遭受非人折磨，并多次被抄家，身体、精神和经济上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

二零一五年九月，七十六岁的唐丽文和小儿子王涛被绑架，唐丽文被非法判刑八年，王涛被非法判刑七年。如今已八十高龄的唐女士仍在狱中遭迫害。

唐丽文遭七年大刑时，她九十岁的老母亲带着对女儿的深深挂念永远的离开了她，遭八年大刑时，她八十五岁的老伴王九五再也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了，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份病倒在床，后来不吃不喝，清醒时哭诉着说：“太狠了！他们（指公检法）太狠了……”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他带着遗憾与对唐丽文和儿子的极度牵挂悲伤离世。

◇省政法委直接施压，指示年龄再大也要判，白发苍苍的张新伟年近九十遭冤判

二零一九年一月七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对九位法轮功学员枉法判决，并罚款，其中，八十九岁的张新伟遭诬判三年，勒索罚金四千；八十二岁的张明朗遭诬判五年，勒索罚金一万。还有五位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据法院人员透露，这个案子由（四川）省政法委直接督办，一再施压，直接指示巴中市政法委必须判三年以上，年龄再大也要判，而且要罚款，重罚。甚至威胁要对不听话的检察官和法官采取组织纪律措施。

.....

* 恢复传统，敬老爱幼——结语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张明被绑架、抄家，七月十二日被非法批捕，八月份，张明老家的警察以调查房产普查户口为由，反复询问张明老父亲的房子，原来是想知道张明老父亲是否炼法轮功。张明的老父亲已经九十多岁，生活不能自理，言语不清，耳朵失聪，中共警察还不想放过。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八分厂地区有位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跟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儿生活在一起，这位年近八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每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老母亲。就是这样相

依为命的两位老人，中共警察也不放过，多次敲她家的前门和后窗，并大喊大叫开门，老年学员怕惊吓了老母亲，劝说他们不要骚扰，可是怎么劝说都不行。

中国古时称百岁为“期颐之年”，就是需要颐养天年的年龄，可是中共恶人对九十多岁的老人、甚至百岁老人都不放过，可见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到了何等没有人性的程度。

中共邪灵就是为迫害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破坏中华传统文化而来，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有美好平安的未来，只有退垮中共才有中国的希望、才能恢复传统文化，找回我们民族的根。（节选）

修炼园地

再谈“病业”关与过关

文：大陆大法弟子 小金刚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四日】师尊在法中曾讲过：“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1] 所以，在我心目中也没有这个“病”字，就是过关。看到身边有同修因为过关没过去离世的，我想跟同修交流一下我几次过关中的经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之前，我在海南打工，晚上有点凉，而且睡觉的地方有很多蚊子，我们睡觉时都用被单把自己盖住，一方面可以保暖，一方面可以防蚊。到了晚上，有一个同事没有被单，要我把我的被单给他，我想修炼没有偶然的事，就给他了。

结果，晚上蚊子都来咬我，我要求自己一点不动，不光是人不动，心也不能动，要做到师尊在第五套功法前面说的：“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2]。

在我不动的时候，蚊子密密麻麻的落在我身上，咬的疤连接成了片，我还是不动。再后来，我真的感到蚊子吸走的都是我的业力，业力被吸走了，身体非常舒服。

这样过了约半个月，同事将被单还给我了。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很少有蚊子咬我，偶有蚊子咬我，我还是没有什么感觉。

这一关过后，我头上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脓包，感觉就是被蚊子咬多了，中毒了，我还是不动心。但那是真疼啊，而且是持续的剧烈的疼痛，那痛苦简直无法形容，有时象万把钢针在猛烈的扎我的心脏，有时象一把剑从头顶刺入内脏，有时又象无数把剑从头顶直穿胸腔，并且在里面不停的搅动，让人难受到了极点。

20 我父亲（未修炼法轮功）见我这个样子，曾到医院去咨询，

医生说，象这样大的脓包长在头上，连狮子都要疼得在地上打滚的，不治疗的话，会要人命的。

期间我头顶的脓包还炸开好几次，流出脓血沾满了我的后背。我经常疼得晕过去，有时疼得浑身发软无力，只能在地上爬，这时，我就向我放大法书的柜子方向爬，让自己离大法近一点，并且用一颗无上敬仰师尊和大法的心磕头。

那时候，头上的这个大脓疱，还有一股腥臭味，有同修不让我去炼功点，怕对大法有不好的影响；有同修说我正在过生死关，应该让我去。当年我是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有一位小我五岁的男同修，非常善，他每天下班后，坐很远的公交，来我住的地方陪我一起学法，那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一次过关，足足有约八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多次看师尊法像，师尊看着我的表情非常严肃，我每次都对师尊说：请师尊放心，我能过得去。

在这期间，我还是一直坚持打工，老板问我去看病没有，我说，我是修行之人，我要学密勒日巴佛那样。老板还对我竖了个大拇指，说：真有刚！（因为当时正在过关，我怕对大法影响不好，没有说我是修大法的。）

就这样，过了约有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悟到：如今我所有承受的痛苦，都是师尊对我的无量的慈悲！我用生命也报答不了师尊对我的恩德！一念至此，我不由得扑通一下跪倒在师尊法像面前，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唯有叩首、再叩首。

也就在这天夜里，我头顶的脓包再次炸开，脓血浸湿了我的衣服和后背。自那以后，伤口慢慢愈合，一天天好转，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这一关过后，我打坐的时候，头象无限的空，无限的大，大得里面能容下无量的宇宙，无量的天体。再看人世间，离我好遥远、好遥远，好象跟我完全不相干似的，完全不是一体系。

“七二零”以后，我因为证实法，被邪党迫害，遭到酷刑折磨，被打断了六根肋骨，上了几十斤重的大镣，又被拖镣，身上磨得大窟窿小眼，有的地方深可见骨，脚踝骨从圆的被磨成了方的……我都笑着走了过来，并且越打我越坚定，心里就象钻石一样的坚定。这时我看到我的心真的变成了一颗金刚钻，闪闪发光。酷刑迫害给我造成的种种痛苦，其实都不及上次头上长脓包过关时的痛苦。

在残忍的酷刑中，还有另外空间的邪恶也用酷刑迫害我，就象《佛家人物参考资料》中描述的众魔都来攻击释迦牟尼佛那样，邪恶攻击我的功柱，在另外空间，将我钉在十字架上，放开水烫……在人的空间和另外空间的双重夹击下，过关还是很难的。但是，法给我也展现了殊圣的一面，点悟我如果这些酷刑你都能闯过去，那么即使将来有一天，你再次转生，即使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也能回到产生你的地方。师父曾讲过：“你把瓶子里边的脏东西全都倒掉的时候，你按都按不下去，它就会飘上来，它就应该在那个位置上了。”[3]这就是在我当时的境界中启悟给我的这层法理的内涵。

迫害回家后，我学法炼功，到第九天的时候，一双巨大的手扶住我断了的肋骨两边，往起一合，我断掉的肋骨就接好了，我知道那是师尊的手。

师父说：“你们还记的在我讲法时，不是有学员问，一个修炼的人能不能修到比自己生命产生时更高的果位吗？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4]

我悟到，在这特殊的正法时期，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心里没有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情，没有任何观念（包括不同层次神的观念），没有自我，没有……象死水一样什么都没有，无上敬仰师尊和大法，心里只有师尊和大法，一心只去同化这部大法，我们就能超越我们原来的自己。

还有一次，我骑电瓶车经过一个路段时，发现一大块张贴真相海报的好地方，我很高兴，却没注意前方是个下坡，我连人带车摔了出去，膝盖摔烂了，我没当回事。但膝盖摔烂的地方越来越深，越来越大，隐约见骨，还流出大量的绿色的脓，一位做医生的同修跟我说，流绿色的脓就很危险了。于是，下午我开始针对我的膝盖发正念，隔一段时间就发一次，一次五分钟，发正念时，感觉膝盖处有炽热的感觉，脓也往外流，最后一次发正念是晚上十二点。后来我就睡了，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膝盖完好无损了，就象从没受过伤一样。

前两年，一个出水的管子里面，被碎的玻璃碴、大理石渣、泡沫渣等东西堵住，我想用力去吹一下，把管子吹通，哪晓得，嘴巴一对上管子，怎么变成了吸，一下把里面的渣子都吸入了我的肺里，我情知不妙，一扔下管子，咳出一口血来。那些碎渣子扎在肺上的滋味也是很难受的，呼吸这个对人再普通不过的事现在对我都成了一个严重的负担，每一次的呼吸都会导致肺部剧烈的疼痛。

随后的一些时日里，有时我咳出一口血，有时咳出的是泡沫，有时咳出的是石头渣，家里人都吓坏了。但这些我都不管，我就是学法、炼功、发正念。期间，有一次我主元神离体，还看到我的肺里面满是渣子的情形以及我肉身的痛苦。这样过了约十五、六天，我看到师尊来了，师尊打出一个法轮，用单手一旋，那些渣子全都化掉了，我的肺完好如初。

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远不是上面这段文字能写完的，仅写出其中几次过关的经历，只想证实师尊和大法的伟大及无所不能，让同修增强过关的信心，让我们共同精进，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

放弃固有思维逻辑 体悟大法博大内涵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每次写修炼相关的文章，都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觉的如果不能尽量在纯净心状态下去写，不在法上去写，就是人的观念支配下对法的不敬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近一年来，我经历了修炼思维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改变了我对大法以及对师尊旧的认识与理解，使我彻底放弃了长期形成的对修炼僵化了的、固有的一种思维。

师尊说：“天上不是人的思维逻辑。”[1]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大法被邪恶迫害的各个阶段，我都被一种在修炼中看似精进的逻辑思维障碍着，或者说我在长期对法局限的认识中形成了一个坐井观天的观念。我就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认识着法，并觉的自己在不同的时期不断精进着。那么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错误的。

在修炼大法前，我曾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找到一个能穷尽世间一切理的方法，去认识这个陌生而浩瀚无边的世界，并从中发现生命轮回的解脱之道。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形成了一套人的很强的逻辑思维习惯，并且刻意练习这种习惯。随着修炼的提升，这种习惯也在提升，甚至形成一个看似越来越严谨的科学体系，它同时表现出了善的一面，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我在不同时期思考和认识大法的主要思维模式。这种进化了的逻辑思维模式，一直带到修炼大法中，近二十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更谈不上如何去掉它。它以极其隐蔽微观的方式隐藏在我的生命深处，在影响和障碍住我对大法的正念上发挥着重大的干扰作用。表现出来就是，在修炼中，我非常看重对法理的理解，能理解的就接受，不能理

解的，虽然道理上知道按师尊讲的法做，但却是被动的接受，被动的用人的逻辑思维衡量着大法。

根本上来讲，这种对无边大法僵化了的思维模式，所谓的逻辑思维，在人的层面的确帮助过我理性的认识大法，但却障碍了让我看到更高深大法法理的内涵，甚至在某种成度上成为我不能走出人的理的死关。因为在这种逻辑思维的带动下，在实修中，越来越使我在无条件同化大法的过程中大打折扣，从而使有些根本执着是被压抑存放着的，不是主动去除它们，不是主动去同化大法的。从这点上来讲，现在看来，是一个生命对大法的不敬重，一个修炼中的生命怎么可以用有限的思维去衡量和想象无边无际的大法呢？更不能用人有限的感知去理解伟大的师尊。

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讲法中，师尊告诫我们：“修炼是严肃的”[2]，但我却被自己在不同层次的修炼层次中滋养壮大的逻辑思维所迷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在认识大法上的一个大漏洞。

师父明示：“修炼是严肃的，不能来半点含糊。抱着各种各样的不纯净的思想去看那部法、那部书，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得不到。”[3]

我觉的用人的逻辑思维在人的探究知识层面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一直以这种逻辑思维模式去认识大法，对修炼人来讲就是障碍，也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发现，自己这么多年就好象从未修炼过一样，对大法的认识与对师尊的理解，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人的层面。

我们明白修炼人不能形成固有的思维观念，甚至需要与千百年来溶入骨子里的人的理进行决裂。如果不是在大法中修炼，如果不是师尊的慈悲，隐藏在我的思维深处用来认识大法的逻辑思维这种观念，我根本上是发现不了的。我可能只是会在这这种观念的带动下，在日常生活中变的越来越象常 25

人中的哲学家，一切表现看起来更象常人中思维严谨的专家学者而已，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从大法被中共迫害开始，为了减轻损失，无论是参与正法三件事，还是在迫害中为了自我保护，我使用了很多常人的技巧与小聪明，事实证明也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般的效果。但这种思维习惯，却在实修中容易成为掩盖自己执着的一种不易察觉的微观中潜行的观念。

在迫害初期，我与近二十多个同修一起被迫害。在看守所里，面对恶警车轮战式的精神威胁与肉体上的折磨，我根据对恶警掌握的“线索”，顺着他们的逻辑思路反向推演出一套我认为没有漏洞的所谓“案情”，最终搪塞和终止了恶警进一步的盘查，没有出卖同修，起码让恶警没有从我身上找到有价值的所谓“线索”。但与那些义正词严驳斥恶警，或在审讯中保持沉默的同修们相比，我却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只是人心。严谨的逻辑思维虽然减轻了我的被迫害成度，但却是在怕心支配下的无奈之举。如果当时我能在这种迫害中认识到这种不足，能直接去除根本上的怕心，那才是内心真正认识到大法的威力并时时在法上的应有状态。

去掉在认识大法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人的逻辑思维观念后，我对大法的内涵有了全新的领悟，我更加真切的感受到：人世间永远没有语言能够形容师尊那伟大的无穷无尽的慈悲，一种似乎源于生命本源的对大法与师尊的无边敬仰油然而生，好象我的整个修炼背后所代表的能被救度、能被成就的全部生命，现在剩下的就只是对大法与师尊最崇高的感恩崇拜，除此之外，其它的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了……这份由衷的敬仰，更加坚定了我在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没结束迫害前的环境压力下的修炼正念，也更加令我体会到了大劫来临前的时间宝贵。我所能理解到的是，师尊拖延着迫害结束的时间，是另一种对众生洪大慈悲的庄严表现。

我只觉的每天的修炼和持续的参与正法，只要拥有对师

尊无限敬仰的虔诚，就完全可以获得那没有止境的源于大法内涵的神圣加持，这份神圣感使我拥有超越人世间一切障碍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能赋予自己永远无法透支的智慧与能力，可以信心十足的去尽情创造大法弟子在人间证实法的各种奇迹。而这一切，是用人的逻辑思维方法的分析与推演所无法证实与呈现的。

师尊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4]我的确是在去除人的逻辑思维观念后，才将修炼的态度完全转变成为一种对大法、对师尊无上的敬仰与虔诚，在对大法的全新认识中，再一次从根本上改变着自己，归正并更新着自己在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过程中的生命状态。

现在看来，以前我的敬师敬法是非常不足的。以前，我觉的只要自己内心是尊重师父的，形式上就可以相对不那么讲究。为了应付随时有可能来家中的恶警，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把师尊的法像供在家里，认为是安全方面考虑的举措。但我现在专门在客厅供奉着师尊的法身画像，并且要求不修炼的家人也要虔诚的上香，引导他们时时表达对师尊的敬意。有几次女儿发高烧，母亲着急得不行，非说要上医院不可。我就叫母亲放下心来，给师尊上香祈祷。每次都出现奇迹，不吃药不打针，女儿第二天就痊愈了，可以出席学校的活动了。我的外甥经常发烧，一发烧就去医院，他听说这个事情后，感叹到：这真是一个奇迹啊！

我深刻的体会到，在正法时期，只有对大法的态度和对师尊的态度才是第一位的。师尊说：“一切和正法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不能成正比的，个人修炼中的情况，已经不能和正法相比。不管旧势力层次多高，摆不正这个关系就危险，就会在宇宙正法中被淘汰，因此而打下来的无数生命都是很高层次的。”[5]常人和各界生命，对大法的好与坏的态度，决定了这些生命的去留。作为修炼人，我认为也是

一样的，不管层次多高悟性多好，都要将敬师敬法的心摆在第一位，才能在助师正法过程中少走弯路。

但有不少同修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我之前一样，对隐于微观中的变异观念是认识不清的。我身边有不少同修，在参与三件事的过程中，表面上将大法与师尊摆在第一位，但由于对法的认识不足，实质的表现往往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的。有一位同修在谈心得体会时讲到，有一次他看见一只猫很可怜，脸上身上生病烂肉发臭，就发愿说：让我来救你吧，你身上的业力我来承受吧！果然第二天他脸上身上就长和猫身上一样的疮、一样的症状。他说他替猫承担了业力，救了猫！表面上这位同修是在讲修炼中生起的慈悲心，但我听了之后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师尊说：“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讲那是错的，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它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它们看到了我度你们的整个过程。”[6]

如果不是师尊替我们承担了大部份业力，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我们以致宇宙中的所有众生早就随历史的解体而销毁了，我们何德何能可以替其他生命承担业力而去解救这个生命呢？如果真的表现出能救了这个生命，那也一定是师尊在承担了这个业力。

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上面的同修在言语间并没有把师尊放在第一位的，也许是他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我看来这种不足，很有可能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以上是我的个人修炼体会，存在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明示〉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论语〉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 [6]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我对“能”的修炼体悟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四日】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从小涉猎佛道经典，长大广读百家著作、兵书战策，加上记忆力强，生活中被赞为“能人”，自己也暗暗得意。修炼法轮大法后，震撼于大法的洪大精深，以前那些渐渐看淡，但没从根本上看透，对自己“能”的那种得意的执著没修干净。

迫害发生前，我已背下一遍《转法轮》。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因学法有点基础，有一段时期心态很正，也很稳。当时大家主要对具体怎样做有些彷徨，想到法里讲：“正法传 万魔拦 度众生 观念转 败物灭 光明显”[1]。一下明白，现在不就是万魔拦吗？要解决就要转变众生观念，使其心变好。如果人脑中不好的思想、败物都没了，那不就光明显了吗？这正是觉者度人的事啊，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要讲清真相。

刚开始做时，因出发点纯净，加上在那种高压环境下，处处按法对照不敢疏忽，遇矛盾就向内找，因此有一段时间思路开阔，方方面面仿佛没有看不明白、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路做去顺风顺水，需要什么条件就有什么条件出现，很快打开一些局面。

事忙了，学法渐渐少了，人心就渐渐重了，思想里总有理由：事情没我不行啊；得先把事情做完啊；我是老学员，学法少，靠能力做可以吧……那时同修对资料点很依赖，资料点对协调人很依赖，大家一味能者多劳，结果越劳越忙。

刚开始学法少也着急，拖久了就只剩嘴上着急没真正解决。29

学法一差，就成了人在做事，各种心、各种看的见看不见的干扰都上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象被阻断了，脑袋有时象灌铅，思维干扰很大，心也不象开始那样安稳如山了。用人的谋略技巧解决问题，看上去象在过关斩将，实际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就在事儿里打转。对做事、对能力的执著使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把遇到的困难多当成了要突破的魔难，很少接受其中的点化，等于长期在一个层面中徘徊没有修上去。

越执著于事，旧势力就越给你压担子，求助的人、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表面象是开展的好，实际上修炼状态越来越跟不上，越来越危险。那种感觉象推着很重的车，一开始是人推着车走，后来变成了车拖着人走，最后心力交瘁。其实这时就是要出事了。人这面的聪明对另外空间来说实在啥也不是，看似百密无疏，被几个“偶然”事件一搅，就摔了痛彻心肺的大跟头，再回来已是多年之后了。

痛定思痛，刚开始还是跳不出事来，还是想不明白怎样才能做好，在那种高强度做事和高压环境下，都疲于奔命了怎么能保证好学法呢？后来有一次常人工作忙的不可开交，当时想已浪费那么多时间，不管怎样先把学法和证实法的事安排好再说吧。结果事情突然变化，化解开了，仿佛一堵墙就要撞上时，墙却远远避开了。

好几次遇到这种情况，才悟到人间的事本是幻象，是安排的，学法本身就有解决一切问题的因素在，只要用心去学和按法归正自己，环境是随着修炼状态而变化的。这才理解一直靠学法走过来的同修确实了不起，他们没被幻象带动，是真正信师信法了。回想自己面对问题时，忍不住去执著人的能力，把学法当形式，实际是被人间假相迷惑了，是对法不深信的表现。

我们的能力特点等是从旧宇宙带来的，只有在这次正法中经过归正、同化大法的才能在新宇宙成立。没有归正的对未来是无意义的，是只会随旧势力一同解体而不可能进入新

宇宙。如果大家来人间只是逞一把能，什么都不肯改变，那做了和没做一样。旧势力不就是这样对待正法这件事的吗？所以离开学法、离开按法归正这个前提去发挥能力，可能就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而对“能”与事的执著，恰恰成了旧势力牵动你的一根绳索，放不下，就剪不断，就无法否定和摆脱旧势力。最后会发现，常人中的能力这东西实在是把双刃剑：走正了，在法上，能做出别人做不到的好事；走偏了，不在法上，也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坏事来，也不能正确处理别人的依赖，从而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

在证实法中，我们要把能力用到毫无保留，更要把心修到纯正无漏，这样的能力才是成立的。这是我个人对“能”的一点痛彻体悟。

以上是个人体悟。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新生〉

同化大法 而不仅仅是表面顺应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三日】几个月前，相隔不长时间，做了两个内容相似的梦。一个是：我在做要带学生实验课的预实验，过程中缺这少那，很不顺利，之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讲台，因为面对学生，自己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授课准备。第二个梦：在理论课上，我在拿出教案时，对接下来要讲的内容自己都不清楚（事前未备好课），所以心慌慌……

现实中，我退休前在常人中的职业就是高校教师，梦中这种没做好准备就站上讲台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那这个梦到底要点我的是什么问题。因为两个梦相隔时间不长，也就意识到对我来说一定是很严重、很紧迫的问题。

梦中，准备不充分就讲不出来，说明自己对要讲的东西 31

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只是表面、肤浅的知道，并没有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准备不足，就讲不出来。

我马上意识到我该检视自己：修炼中，自己是在同化大法，还是只是表面做到顺应、符合。如果只是用法约束自己、规范自己，表面行为上符合大法的标准，按照大法标准“做到”，而内心深处还固守着人的东西不放，那就不是真修，就不是同化大法，只有无条件的找自己，从内心深处放下执著，自觉自愿的、发自内心的按照大法改变自己，使自己不断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境界的标准要求，才是同化大法。

什么是“顺应”，什么是“同化”，实际修炼中一路走来，这也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这一次以梦的形式让我再一次面对。之后在一次晨炼打坐时，意境中感觉面前布满了微观粒子，瞬间我的身体溶于其中，且与周遭粒子没有区分、没有间隔、不分彼此，就是众多粒子中的一粒子而已，当时脑中打出两个字“同化”。那一刻，我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三个多月前，我把一位亲戚（老年同修，身体处于不正常状态已较长时间）接来我处，当时只是单纯的出于“为他”的考虑，一方面为她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方便，更主要的是希望在这个场中，使她在修炼上有所突破，尽快走出身体不正常的状态。

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每个人的心性都毫无掩饰的表现着。我自觉：所谓的“付出”都没问题。但是当看到（自己认为）对方不能站在法上看待身体的状况（腿脚不便的假相），而是用人的办法（总想着：多吃点啥、补点啥、多运动、晒太阳）时，自己就产生了强烈的不认同。想在法上切磋，对方又完全不接受、抵触，甚至感到有时都在曲解我的话的意思。每次的“切磋”，双方都象“交锋”一样，每次都是强制打住，不欢而散。不仅没有达到切磋的目地，心也感到压抑、一种无力的感觉。俩人之间的隔阂就这样产生了。

我非常清楚是自己的状态不对，也在一遍遍找自己，向

内找中看到了自己在交流时强加于人的语气，自己的不善、不忍；自以为是、强烈的想要改变别人的心；有时觉的自己是为对方好，对方却不听，那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心生怨气，进而生出冷漠、争斗心、怨恨心，这些不正是共产邪党的那个“恨”吗？

思想决定言行，同修也在学法，认识到哪就会做到哪，自己应该包容、体谅对方才是（长期走不出那种不正常的状态，同修的心一定也很苦），我怎么能企望对方接受我的认识呢？当我意识到：带着责备的心态看对方时，就是在伤害对方。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告诫自己：要接受、尊重对方的选择，要善待、要包容。当我流着泪对同修说：是我的问题，对不起。那一刻，同修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但悟到了并不意味着就能做好。之后，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几次“交锋”，几乎隔几天就来一次。自己从法理上都知道该怎么做，也想要善待、包容，但每次都是达到“某一点”时就会爆发（感到憋得慌）。我也非常着急，着急于自己又没忍住，这一“关”过的拖泥带水，又没过去。自己确实想做好，但感到对方的言行真是一次次在冲击自己承受力的底线，心想做好却力不从心，感到自己做不到。

怎么办？无助无力无解中，我恳求师父点化自己误在了哪里。此时，想起师父说的一句法：“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1] 我立刻找到这段法认真拜读：“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1]

大法解惑，此时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知道了为什么之前

会一次次“爆发”，想要忍住却忍不住，也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这时，我知道这个关要过去了，这个台阶要迈上来了。

当我们的眼睛在盯着对方的问题，而要做到包容对方时，那时自己心的容量是受限的。就好比不断的往小号的缸中加水，满了再加就会溢出。矛盾一旦超出自己心性容量的限度，就会爆发。那就不断的换大号、更大号的缸（不断的扩充心的容量）好了。

再看当初自己感受到的那个“忍耐力的极限”是什么？审思自己的修炼一路走来，感觉自己做什么事总有那么一个“底线”，在很多时候都有所保留（也就不能做到那么“纯”）。不触“线”的部份能够做好，真心的做好，就是同化了那一层次的法；但一触到“线”（限）就没了正念、就不行了。当然，随着修炼中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提高，也感觉到这个“线”一点点向后退去。

这个“线”，它的背后在保护的是什么，这么怕触碰。随着它一点点现形，我看到：就是一个不让人动、强烈自保的“自我”——“自私的我”，个人观念在保护它，执着心在滋养、满足它，使它加强、膨胀。这个“自我”是阻挡我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完全同化大法的最大障碍。这不是我，我要“为他的我”，不要这个“为私的我”。记的发出这一念时我正在学法，当时真真切切感觉到生命深处的某个部位被“挖”了一下。

把盯着同修的眼睛收回来，我告诫自己：就以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无条件的向内找、修自己，逐渐的、更多的同化大法，成就“为他”的生命。自己的场祥和了，所处环境中的人、事、物也就会相应改变，它是相辅相成的。

改变自己，不是只停留在嘴上说说，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念，不要那些败物、不好的东西，那时，师父就会帮我们拿下去。我们认识到多少，想不要多少，师父就会给我们拿下去多少，因为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真的是

实实在在的一块物质被拿下去了。那时你会发现，你心的容量大了，你的承负力强了，那些在以前会被视为难以逾越的“关”现在能平和以待了。

基点摆放对了（不是看对方，而是修自己），心性就提高上来了，以前感到难解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师父说：

“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1]真是立竿见影，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牙痛立刻不疼了。

刚刚经历的这段修心过程，对我来说可谓触及心灵，自觉换了一个人一样。一切变化来自于法，我们每一点一滴的提高都溶入了师父的操劳、承受与付出，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从人理中跳出来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

修忍

师父告诉我们：“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1]对这句法，我原来念也好、背也好，并没有真正悟到这句法。我平时只是忍或舍，从来没有把忍与舍联系起来。

今天读法才悟到，为什么平时遇到需要忍的事情时，即使做到了忍，也是放不下这颗难忍之心，是属于含泪、委屈之忍。原因还是我没有做到舍，平时舍的是利益之心，情中的舍虽然也知道，但那也是愿意舍的，自尊心没有舍去。主要还是对自己的情，对自己的维护之心没有舍去。

舍去人心，把所有的执著和欲望都舍去。没有了这些维 35

护自己的名、利、情的执著心，也就很自然的做到忍了，也就不存在不能忍的因素了，没有了人的名利情这些因素了。

从人理中跳出来

师父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2]

以前的我，本以为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情，我能过的去，但是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后，只是表面的过的去，但在心里还是翻来翻去的，觉的人家不讲理。

静心问自己：我为什么心不平，我在计较什么呢，多花的那点钱吗？情感上的嫉妒吗？想来想去，除了有些舍不得情与利外，我发现我在计较一个理，一个人的理——别人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全是用人的理在看待矛盾，衡量是非。

自从我把师父的这段法装到心里后，才明白原来我还没有放下人的理，人的观念所形成的这层表面的壳，这些后天形成的东西。

过关

自从心中有了这段法，伴随着我过了很多心性关。例如，去年下半年，在广东做生意的小姑突然来到我所在的这座城市，说是要在这个城市做生意。在没有找到门面，没开张时，自然是先在我家落脚。

我家先生知道后很高兴，并亲自上菜市场买来很多菜。买来后，一边往外拿，一边说着：这是我妹喜欢吃的，那是我妹喜欢吃的等等，并亲自下厨为他妹做菜。我真怀疑这还是那个不买菜、不做饭、在家当爷的人吗？

听他说着话，我突然问了一句：“我喜欢吃什么？”他竟然说不出啥来。近三十年的夫妻，他却说不出我喜欢吃啥来。

因为心中有了法，我当时就警觉到我的妒嫉心出来了，
36 情出来了，我又用人的理来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了。

意识到人的心出来后，我立刻停住，带着笑脸，开玩笑似的转了话题。

因为要赡养老公公，为了生活方便，我们在北城买了房子给老人住，小姑就暂时住到那边。有一次，先生打电话说：“今晚不回去了，我妹包饺子，叫我过去吃。”当时我就火了，因为这两天他一直在那边住，本以为他会回来，我还做了他喜欢吃的菜，他又不回来了，我带着火气说：“吃什么饺子？她能包出啥好吃的饺子来？”话没说完，我又意识到妒嫉心出来了，立即改换口气：“给你开玩笑呢，你去吧。”

按说他不回来，正合我意，我正好有时间学法炼功，平时我倒是希望他多去那边陪他父亲，可是此时一听说小姑又把他叫住，人情，妒嫉心，对他妹不满的心就冒出来，于是我对自己的说：“这都是人的东西，我不要。”

后来还发生了一些事，比如，他妹做生意要借我们的钱，说是存银行的钱是定期，预留的钱不够。他还把我给老人买的洗衣机也送给他妹了。我学会了用大法的理来衡量，不再用人的理来衡量别人的行为是对是错了。

原来不在一处，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也就不能有这些心性的考验，心中的执著，有些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师父知道，师父就借用各种事情，来让我发现自己的执著，去掉它们，师父告诉我们：“修的执著无一漏才能圆满哪！”[3]

昨天我去一洗车店洗车，原来我在此店办了一个卡，里面充了一百元钱，可是后来，换了店主，但看到我的卡后，她也承认，说是能用，并把卡收走，说是电脑记录就行了。昨天我再去，人家就不承认了，说没有的事，她那没记录。在大法的指导下，我没有跟她争吵，只是说了我曾在此两次消费的事，可人家一脸黑，根本不承认，我就交了这次洗车的钱，心中小有的不平，在大法法理的滋润下，变的平和，有了师父，有了法，我觉的我好幸运。

我感谢师父用这些小事来让我发现自己身上的还没去掉 37

的不好的东西，不好观念和执著。并去掉它们。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无漏〉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警言〉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修炼不是政治〉

别让人心挡归路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九日】目前邪恶表现的好象很疯狂，大面积的绑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我觉的也是一些大法弟子没有唱好主角，有人心被旧势力利用了。

一些同修对所谓的“敏感日”很顾忌，首先把自己“保护”起来，挨过这段时间再说。坏人每到“敏感日”就表现的邪恶一些，这与我们自己思想中承认了它不无关系。当然，注意安全、采取安全措施无可厚非。但是“敏感日”是邪党的东西，是邪党在几十年运动中强加给人们的；作为修炼人，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当然要修去它给我们造成的观念。

一些人很关注外在的形势，看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等信息，耗费了大量时间。其实中美贸易战也好，香港反送中也好，这些事情只是天象变化在人间的表现，背后的主线是宇宙正法。如果为了讲真相了解一下也无妨，但是心都沉迷其中，无异于舍本逐末。

有个同修交流说，“很多人幻想着出个包青天，或者中共自己瓦解，或者外来力量把中共掀翻。这个想法在当今末劫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不适用。用《西游记》作比喻，就象取经僧遇到魔难不往前走了，有难关不闯了，不但坐等着，还袖手旁观魔乱人间，盼着外来力量把魔难铲平，或者魔王大发慈悲变好，然后自己在没有阻碍的走上取经路，这不是笑话么？”

还有一些人觉得反正中共快灭亡了，就放松自己，处于一种“坐等”的状态……

师父讲：“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证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短暂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1]

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不想承受压力，期望尽快结束，那不是大法弟子的状态。

现在迫害一个大法弟子往往去四五个、七八个、甚至更多的警察，这明显是邪恶力量不够，在凑人数。如果去一、两个警察，往往被大法弟子正念所制，或者在讲真相中有所醒悟。其实就是去很多警察，有师在有法在，大法弟子做的好同样能闯过来。但是人心往往被表面的气氛所迷惑，许多同修就做的不是那么好了。

师父讲：“共产邪党是已经臭不可闻了，大家都知道。连共产邪党国家掌权的人都不以它为荣了，只是用它来维护权力而已。找不着社会的出路，又不想丢下自己手中的权力，就这么一个情况，没有人真信它。虽然共产邪党这个魔鬼在统治着世界，可是它也象人世间这样，已经慢慢的被摧毁中。不管它表现怎么样，不管这社会怎么样，大法弟子是这个社会的主角，这台戏是你们唱。不管怎么样，那个煤渣和钢比不了，但是它在熔炼你，不是你在熔炼它。换句话讲，就包括那共产邪党，包括那魔鬼，也为你而存在，为你们而生存。同时哪，大家知道，这个宇宙早就败坏了，早就不行了，也是因为大法而存在，能存在到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这件事情不成功，一切都会解体，它就不存在了。我们能够继续做好我们的事情，能够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不管怎么乱、怎么复杂，大法弟子还在做着这一切，那就说我们是成功的。”[2]

真心希望我们都能以法为师，唱好主角，别让人心挡归路。39

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指正！

注：

- [1]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三》〈越最后越精進〉
-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八年华盛顿 DC 讲法》

从盘腿看修炼中的根本执着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五日】苦恼了我许多年的不能坚持盘腿打坐，最近终于找到了根本原因。我的修炼状态说起来令我自己汗颜——想过的幸福一些，想身体舒服一些，怕吃苦的心掩盖着，为不能坚持盘腿找借口，这几颗心附着在干事心上，钻了我法理不清的空子，滋养了它这么多年，使我在如此紧迫的修炼路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吃了许多不该吃的苦头儿，在此我借助明慧这个平台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曝光曝光这些心，意在互相提高。

谈起来我自己都觉的汗颜，在修炼的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已经十九年了，前些年邪恶疯狂迫害，曾经我为证实大法两次被迫害入狱；县里的“六一零”人员、公安局警察还勾结单位领导给我家人施压，几次逼填写诬蔑大法的表格，等等，无论表面表现得多么激烈，我几乎都能正念闯过。可是盘腿打坐一个小时的静功却很少能坚持下来，我经常苦恼、无奈。我还有一颗侥幸的心理，想最后我一定会很好的双盘的。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到现在。

有时炼静功之前，我给自己加油：能疼死吗？不能呀，那就坚持吧！可是到三十分钟或四十分钟以后就来事儿了，刚才的慷慨激昂，豪言壮语越来越弱越来越小，想舒服的念头，不想吃苦的念头就上来了，心一不静，随之身体就想动动缓解缓解，就开始这样晃晃，那样晃晃，哎呀！还是不行，这时那颗侥幸心就上来了，理由是：心性得提高了，等心性

提高了，自然就能坚持住了。随着盘着的腿开始松动，不一会儿就掉下来了。有时脑子里还出现一个念头：痛成这样了，别说入定了，入静都不能，这还是不是炼功，能起作用吗？搬下来吧？于是干脆就搬下来了。搬下来之后，腿慢慢缓过来了。这时主意识也慢慢清醒了，唉！这不又上当了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修炼状态就是这个状态，我时常自责，有时甚至麻木，消沉和无奈。

最近和同修的一次交流中，我一下茅塞顿开。回想起我的得法初期，是在命悬一线，鬼门关外徘徊时而得法重获新生的。当时的我对人生彻底无望了，因疾病缠身，经济拮据，从记事开始几乎我的身体好象没有舒服过，什么身上不停的长疖子呀，指甲缝儿里长手鸡眼儿呀，手鸡眼儿就是手的肉里长骨刺，顶下来两个指甲盖儿，后来干脆一感觉又是长那骨刺就把手指头放到开水里沾，一沾一收，一沾一收，直到开水烫的痛压过长骨刺的痛，才缓过劲儿来，这样反复烫几次就好了，那真是十指连心呀！还有嗓子有扁桃腺发炎，鼻子有鼻窦炎，胃有胃炎，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又添了个痛经的毛病，每个月就会有三、四天的时间躺在床上几乎不吃不喝疼得不喊叫、不折腾都是好的。二十七岁那年生了孩子，折磨了十几年痛经的毛病总算没了，可坐月子落下的一堆毛病却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缓解病痛求医问药的同时，我还学了当时盛行全国的那种附体气功。浪费了钱财不说，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又招了好几年的附体，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精神也是抑郁症的表现了。

到一九九八年秋的一天，我一遍《转法轮》没看完就把所有的药全部扔掉了。到了新年假期，我开始正式的学法炼功了。那真是象换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精神起来了。我把我的变化我的愉悦分享给亲朋好友，不长时间就有二十几个人开始炼功。

回想起我得法初期，而现在……我象是顿悟一般，噢！

我明白了，我是为了身体舒服开始炼功学法的，是在这个根本执著的驱使下得法的。为了舒服而不是为了吃苦，所以才有至今还不能坚持盘腿的状态。而忽略了师父的叮咛：“难忍能忍，难行能行”[1]。

这几天我炼静功时，真的就忍下去了时，先从动摇不想坚持的那一个想法开始，不管这个想法多么的冠冕堂皇，多么的在理上，我就睁着眼加强主意识——你不许动，你要忍，你能行，因为你要听师父的话，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从半个小时以后或从四十分钟以后开始，分分秒秒这样坚持着，坚持着，坚持着，一个小时过去了。

出定后把腿搬下来，一会儿就缓过来了。真的是身心愉悦无以言表呀！有一种在家的路上又跨越了大大的一步的成就感，真的是苦去甘来啊！谢谢师父借同修又一次给我的开示！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关于老年人“进补”的观念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四日】我是大法老弟子了，走入修炼后，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净化了心灵。在师尊的保护下，多年来，能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平稳的做着三件事。

最近一段时间，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总是疲劳，浑身没劲，不想动就想躺着，影响了讲真相救人。儿子见状说：年龄大了，需要增加营养。他就买来蛋白粉给我补身体。我42说炼功人不需要用营养品进补，只要学法炼功就好了，就把

蛋白粉放在那儿没动。三个月后儿子来电话问：蛋白粉喝完了吗？喝完我再给你买。我说上次买的还没喝呢。儿子不高兴了，还说了些不满意的话。

前几天和老伴去外地探望多年未见的老友，他的妻子以前是有名的大美女，如今变成一个矮小、瘦弱、萎缩的老太太，真有点不敢相信！聊天中得知孩子们给买的补品一概不吃。看到她的变化，让我动心了：我可不能变成她那样啊！蛋白粉放那也是浪费，不如吃了它，别让儿子再说我了。

一天，女儿说：你总是掉头发，告诉你个简单的方子，吃黑芝麻就管用。我们邻居化疗后就吃黑芝麻，头发长的又黑又亮又多。我说那好，家里还有一袋黑芝麻，就打成粉每天服用。可吃了黑芝麻头发掉的更多了，床上、地上到处都是，有时掉在脸上、嘴角、脖子上，总让我能感觉到又掉头发了。时间长了，我就觉得奇怪：掉哪不行，还非得让我看见？

看到明慧网一篇同修交流文章《一警察赞同大法，要学炼法轮功》，说的是同一同修在监狱被迫害的全身是病，瘦的皮包骨，被关押在行李房里，吃的是剩的酸饭菜，但他每天坚持学法炼功，二十多天后，不但病痊愈了，体重也增加了，变得又白又胖。本来五十多岁的人，变化成三十多岁人的模样，那个警察见到他简直不敢相信，问你是某某吗？同修说是啊！警察惊叹的说：神啦！太神啦！这法轮功太神奇啦！我也请本《转法轮》，我也要修炼法轮功！

这篇文章使我震撼，对照自己，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修一部大法，我为何修来修去修成这样？拿人理看人事，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赶快向内找发现人心很多：嫉妒心、争斗心、自私自我的心、虚荣心、不让别人说的心等等，深感惭愧至极。这些心必须要修掉！

同修通过学法炼功证实了大法的超常，而我吃黑芝麻想解决掉头发问题，吃蛋白粉想强身健体，不管是主动还是被 43

动，这不是用人的办法解决问题吗？用人的办法不就和常人一样了吗？这不是掉到常人这个层次上了吗？！而我是超常的修炼人，所以常人的办法对我就不管用。再说，自己修炼前一身病是吃补品吃好的吗？！

师父在经文中早已明确的告诉我们：“经修其心 功炼其身”[1]。老年大法弟子通过学法炼功，身体向年轻人身体转化的事例比比皆是。好好修炼，一切尽在其中，何须进补！

师父告诉我们“度众生 观念转 败物灭 光明显”[2]。我认识到：修炼人必须改变人的观念，用神念主宰自己。

修炼是严肃的，时时事事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来不得半点含糊；精进实修，才能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跟师父回家。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同化〉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新生〉

修炼交流摘录

邪党为了“大庆”，在全国搞恐怖，到处是警车、便衣。我是大法弟子，不管怎样，我都得出去讲真相救人，这是师父交代的“三件事”之一。在小组学法时，同修也说：“要注意安全。”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十月一日早上，我出去，看见到处挂的都是邪党的血旗、武警的车，我心里说：“你管你常人的秩序，我是大法弟子，奉师父的旨意，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是神，你是人，我们互不相干。”我发着正念，什么都不想。一上午给十一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回到家快十一点了，丈夫正在看邪党的电视，我很想看一眼，但直觉告诉我不看，作为大法弟子，就得

听师父的话，“视而不见 不迷惑 不听而不闻 难乱其心”（《洪吟》〈道中〉）。我把饭热好，十一点二十分，坐下来发正念，到十一点五十五分结印，然后发十二点的正念。第二天，炼功特别安静。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已经二十多年了，那次邪党干什么，不都是这一套？！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有学好法，发好正念，多发正念。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有师父做主，谁也不敢动你，因为救人的是大法，是师父。

——《正念不动摇 只管救人》

我们正在派发传单，一位学员跑来跟我说：“你不好，那写在你脸上了。”我很生气，忍不住发脾气。回头看，我想问题是我没能把证实法和提高心性结合在一起。到底为什么要让我不舒服呢？现在我明白了。如果我没有执著，就不会对别人的评价而生气，生气本身不就表示我错了吗？我发现当时的问题是没有向内找，没有认识到之所以会被批评是因为我的心性有问题。我很多次都犯同样的错误，当有人指出我的错误的时候，我觉的他们是在攻击我，批评我，对我不公。这些都是人的情绪和执著。人的一面是这样看事情的。作为一个修炼者，我理性的认识到这些执著是我必须去掉的。没有人攻击我，没有人想让我不舒服。他们都是看到我的缺点想帮助我提高心性的同修。就看我是想做一个修炼人，还是一个常人；区别则在于学不学法，以及是不是能够理性的认识法。

——《学习接受批评 在大法中成熟》

师父教诲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转法轮》），我做这事考虑的是别人吗？一个袋子事小，如果人人都这样随便去拿，那人家的损失不就大了吗？既没付出，又没经过人家允许，就能拿了人家东西，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呀？这不

是严重的贪便宜，自私的心理反映吗？贪官占上亿是贪心，拿别人一个塑料袋同样是贪心，古人讲“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即便是无意中做的那也不行，无意识所为说明自己没有察觉，这都是道德下滑之后人类的行为、举止。常人可以不以为然，我不行！师父讲：“修炼就是去人的心。”（《悉尼法会讲法》）我回过头，重返超市，找到收银员说：“小伙子，你看这个东西不是在你家买的，我用了你一个塑料袋儿。”随手递给他一个硬币。这小伙子先是一愣，看看我一笑，不屑的往前钱盒里一扔。我轻松的走出了店门。微风掠过，神清气爽。这个小小的塑料袋，别看它小，别看它轻，它能牵动人繁重的私心！去掉了人心，步履轻盈，顺利上了车。

——《一个塑料袋》